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 译者前言

---

我的一位年轻朋友，听说我在校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文，特意写信来，要我在书出版以后，务必给他留一册。他说，他还是“文化大革命”末期刚上小学的时候，抓到过一本连环画，从头到尾，从尾到头翻了一个稀烂，原书却至今不可原谅地没有读过。他很想读一读。他说的情况，在年轻人中间大概有一定的代表性。

五六十年代上大学的人，情况就大不一样。不仅人人读，而且多次读，认真读，读了以后就付诸行动。前不久我们学校一位博士生导师寄语大学生，谈人生的意义，一开头就说，保尔·柯察金那段名言伴随了他一生，鞭策他抓紧每秒每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些有利于人类发展、进步的事，同时也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这位老教授的情况，在年纪大一些的人中间，也有代表性。

年轻的也罢，年纪大的也罢，读过的也罢，没有读过而想读的也罢，都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其实，作品发表当时在读者中引起的强烈反响，早就证明它是一本激动人心的书了。

本书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罗斯人，一个普通的工人、红军战士、共青团基层干部。1904年出生在乌克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是他的自传体小说，但是其中确实有大量情节取材于他自身的经历。他同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年幼家贫失学，做过小工，参加红军打过仗，负过伤，后来也是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在身陷绝境的情况下，他不甘心于吃喝、呼吸、等死，于是拿起唯一还能利用的武器——笔，不，说笔也不准确，因为后来他连笔也拿不动了，而是靠口述，请亲友笔录，历时三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作了这部不朽的杰作，实现了重返战斗岗位的理想。

小说的结尾说，保尔在近乎绝望的期待中，终于迎来了州委的电报：“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现实生活中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却没有那么幸运，而是经历了更多的磨难。小说寄给出版社之后，开头吃了个闭门羹——退稿。后来经过朋友们的努力，才被一家杂志社小心翼翼地接受。小说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分分别在1932年和1934年分11期刊登在并不显要的位置上，而在这三年间，评论界却对它不置一词，似乎根本没有发现这部作品的问世。真是难堪的沉默。

另一方面，读者却并不理会评论界的冷漠，也没有等待谁的推荐和指引。还在手稿期间，作品便在当地读者中不胫而走。杂志连载期间，图书馆里借阅的人排成了长队。人们迫不及待地盼望每一期杂志的出版。信件雪片似的飞向编辑部。有一位读者直接给作者写信：“尼古拉，好兄弟！给你写信的是克拉斯诺达尔机车库一个你不认识的钳工。现在是清晨五点，我一整夜都在读你的保尔的故事。我太喜爱他了。他的冤家对头，全让我用钢笔尖给戳了个遍。杂志戳烂了。如今我呆坐着，不知道怎么还到图书馆去。”读者的激动心情于此可见一斑。

评论界却继续沉默。直到1934年末，著名记者和作家米·科利佐夫来到黑海之滨的索契市，在一间小厢房里找到木乃伊似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进行采访，并于1935年3月17日在《真理报》上发表通讯报道《英勇》。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

字和事迹第一次出现在全国性大报上，一夜之间传遍城乡各个角落，成了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同年10月，他被授予国家级最高荣誉——列宁勋章。作者1936年12月22日去世前的两年间，小说用各种语言重印重版了五十次。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了人们爱不释手的读物。他们阅读这部作品，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并不是为曲折离奇的情节所吸引，急于了解事件是怎样发展的，结局又是如何。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他们早已熟知。他们一再阅读这部作品，只是因为它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激烈地震撼着他们的心灵，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精神力量。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中译本，也同样受到我国读者的热烈欢迎。这部书最早由梅益同志据英译本译出，1942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受到它的教育和鼓舞。保尔·柯察金同我国的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等英雄一样，受到青年的普遍崇敬和爱戴。他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被许多人记入笔记本，挂在床头，贴在墙上，当做人生的座右铭。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问世以来，六十年间长盛不衰。究其原因，除了它真实而深刻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地区的广阔生活画卷外，是它塑造了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一代英雄的光辉形象。保尔精神成了时代的旗帜。这个形象从诞生之日起便跨出国门，成为世界各地进步青年学习的榜样。

保尔精神也早已超越时代的界限。当今的时代，同保尔那个时代的具体内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拿我国来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也有一大堆新的问题需要解决。现实生活未必再要求我们像保尔当年那样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去攻占一个城堡，也未必要求我们在身患伤寒的情况下踩着寒冷彻骨的烂泥去修建小铁路，但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进军中，保尔的那种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而无私奉献的精神；那种把崇高理想和每一个具体行动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那种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百折不挠，勇于进取，艰苦创业的精神；那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却仍然是时代的最强音。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保尔精神仍然是我们强有力的武器。

我们推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

用今天的目光看，作品的若干段落章节，例如在对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以至新经济政策某些侧面的描写上，不无偏颇之处。

这可以说是时代的印迹。如果我们熟悉本书创作的时代背景，那么，这些瑕疵也就不难理解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作者在世时和去世后，都出版过多次。这些版本在文字和内容上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例如，三十年代后期被清洗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名字在以后的版本中都被删去，平反后才得以恢复，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改动。1989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新的三卷集《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其中所收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根据作者1936年末去世前签署付印的第五版和手稿作了校勘，是一个重新整理过的文本。该书又在附录中以注释的形式刊出了过去俄文版中未曾发表过的部分手稿。新文集的编者认为，这个版本应该是最符合作品原貌，并能成为今后各版蓝本的规范文本。承蒙莫斯科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国家博物馆和新文集编者的好意，寄赠我一套，使我这次得以根据新版本将译文校阅一遍，并将新发表的文字补译出来。为方便读

者阅读，新增的译文已直接植入正文中。有兴趣研究版本差异的同志，则请查阅1989年的俄文版本。

同过去的译本比较，这次新增的部分大概有近四万字的篇幅，分散在全书不同的地方。短的一两个词、一两句话，长的则有一二十页，甚至可以单独成节。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如少年保尔和冬妮亚、红军战士谢廖沙和丽达、保尔和达雅的友谊和爱情，红军的战事，小市民的心态，保尔的加入和退出“工人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党同托洛茨基派的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热烈场景，等等。此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修改。

这样，这次的中文版，也可以说是一个最新的全译本了。

本书初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6年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此书出版的是孙绳武同志，责任编辑是王家骧同志。

他们两位都是翻译界的前辈，为本书的出版默默地做了许多工作。如今绳武同志已经光荣离休，家骧同志则不幸作古，我谨在此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意和深切的怀念。

黄树南

1994年7月于南京师范大学

-----

## 第一部

### 第一章

-----

“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一个脸皮松弛的胖神甫，身上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六个学生应声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四个男生，两个女生。

神甫两只小眼睛闪着凶光，像要把他们一口吞下去似的。孩子们惊恐不安地望着他。

“你们俩坐下。”神甫朝女孩子挥挥手说。

她们急忙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甫那对小眼睛死盯在四个男孩子身上。

“过来吧，宝贝们！”

瓦西里神甫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挤作一团的四个孩子跟前。

“你们这几个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孩子都小声回答：“我们不会抽，神甫。”

神甫脸都气红了。

“混帐东西，不会抽，那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都不会抽吗？好，咱们这就来看看！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听见了没有？快翻过来！”

三个孩子开始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口袋的每一条缝，看有没有烟末，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便把目光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打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个木头人，站着不动弹？”

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仇恨，看着神甫，闷声闷气地回答：“我没有口袋。”他用手摸了摸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把发面糟蹋了吗？你以为这回你还能在学校待下去吗？没那么便宜，小宝贝。上回是你妈求情，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一个个都缩着脖子。谁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他看见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

保尔被赶了出来，坐在门口最下一磴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为他操碎了心，该怎么向她交代呢？

眼泪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现在我可怎么办呢？都怨这该死的神甫。我给他撒哪门子烟末呢？都是谢廖沙出的馊主意。他说，‘来，咱们给这个害人的老家伙撒上一把。’我们就撒进去了。谢廖沙倒没事，我可说不定要给撵出学校了。”

保尔跟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仇。有一回，他跟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罚他留校，不准回家吃饭，又怕他在空教室里胡闹，就把这个淘气鬼送到高年级教室，让他坐在后面的椅子上。

高年级老师是个瘦子，穿着一件黑上衣，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跟地球差不多。保尔听他这样说，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他感到非常奇怪，差点没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但是又怕挨骂，没敢做声。

保尔是信教的。她母亲是个教徒，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并非几百万年以前，而是不久前创造的，保尔对此深信不疑。

圣经这门课，神甫总是给保尔打满分。新约、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他也都记得一清二楚。保尔打定主意，要向瓦西里神甫问个明白。等到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甫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手来，得到允许以后，他站起来说：“神甫，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

他刚说到这里，就被瓦西里神甫的尖叫声打断了：“混帐东西，你胡说什么？圣经课你是怎么学的？”

保尔还没有来得及分辩，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之后，保尔已经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神甫推到走廊上去了。

保尔回到家里，又挨了母亲好一顿责骂。

第二天，母亲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甫开恩，让她儿子回班学习。从那时起，保尔恨透了神甫。他又恨又怕。他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也不会忘掉神甫那顿无端的毒打。他把仇恨埋在心底，不露声色。

保尔以后又受到瓦西里神甫多次小的侮辱：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把他赶出教室，一连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来不问他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就在神甫家的厨房里，他把一把烟末撒到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了。

这件事谁也没有看到，可是神甫马上就猜出了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一齐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他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但是又想不出办法帮助他的伙伴。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的脑袋从教员室的窗口探了出来，他那低沉的声音吓得保尔一哆嗦。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保尔朝教员室走去，心怦怦直跳。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啊，让他留下吧。工钱每月八个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干一天一宿，在家歇一天一宿，可不准偷东西。”

“哪儿能呢，哪儿能呢，我担保他什么也不偷。”母亲惶恐地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吩咐着，转过身去，对旁边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说：“济娜，把这个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叫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她放下刀，朝保尔点了点头，就穿过餐室，朝通向洗刷间的旁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母亲也赶紧跟上，小声嘱咐保尔：“保夫鲁沙，你可要好好干哪，别丢脸！”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以后，才朝大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正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盘碟刀叉堆得像座小山，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在逐个地擦那堆东西。

一个长着乱蓬蓬的红头发的男孩，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

洗家什的大木盆里盛着开水，满屋子雾气腾腾的。保尔刚进来，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他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甚至不知道站在哪里好。

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家什的女工跟前，扳着她的肩膀，说：“弗罗霞，这个新来的小伙计是派给你的，顶格里什卡。你给他讲讲都要干些什么活吧。”

济娜又指着那个叫弗罗霞的女工，对保尔说：“她是这儿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餐室去了。

“嗯。”保尔轻轻答应了一声，同时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弗罗霞，等她发话。弗罗霞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一面从上到下打量着他，好像要估量一下他能干什么活似的，然后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一只袖子，用非常悦耳的、响亮的声音说：“小朋友，你的活不难，就是一清早把这口锅烧开，一天别断了开水。当然，柴也要你自己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再有，活紧的时候，你也得擦擦刀叉，倒倒脏水。

小朋友，活不少，够你出几身汗的。”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方言，总是把“a”音发得很重。保尔听到这一口乡音，看到她那红扑扑的脸和翘起的小鼻子，不禁有点高兴起来。

“看样子这位大婶还不错。”他心里这样想，便鼓起勇气问弗罗霞：“那我现在干些什么呢，大婶？”

他说到这里，洗刷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淹没了他的话，他愣住了。

“哈哈！……弗罗霞这回捡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本人笑得比谁都厉害。

因为屋里全是蒸汽，保尔没有看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保尔感到很难为情，便转身同那个男孩：“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男孩只是嬉皮笑脸地回答：“还是问你大婶去吧，她会统统告诉你的，我在这儿是临时帮忙。”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

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过来帮着擦叉子吧。你们笑什么？这孩子

说什么好笑的啦？给，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齿在上头来回蹭，要蹭得干干净净，一点脏东西也没有才成。咱们这儿对这种事挺认真。那些老爷们很挑剔，总是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又看，只要叉子上有一点脏东西，咱们可就倒霉了，老板娘马上会把你撵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解地问，“雇我的老板不是男的吗？”

那个女工笑了起来：“孩子，我们这儿的老板是摆设，他是个草包。什么都是他老婆说了算。她今天不在，你干几天就知道了。”

洗刷间的门打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家什，走了进来。

其中有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加紧点干哪，十二点的车眼看就要到了，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那好吧，”他一只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烧好，什么时候要水都得有，可是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饶了你，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吃耳刮子，明白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烧起茶炉来。

保尔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是第一天上工，干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卖过力气。他知道，这个地方跟家里不一样，在家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这里可不行。斜眼说得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吃耳刮子。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即冒出了火星。他一会儿提起脏水桶，飞快跑到外面，把脏水倒进坑里；一会儿给烧水锅添上劈柴，一会儿把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他干的活他都干了。直到深夜，保尔才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到下面厨房去。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名叫阿尼西娅的，望着他刚掩上的门，说：“瞧，这孩子像个疯子似的，干起活来不要命。一定是家里实在没办法，才打发来的。”

“是啊，挺好个小伙子，”弗罗霞说。“干起活来不用催。”

“过两天跑累了，就不这么干了，”卢莎反驳说。“一开头都很卖劲……”

保尔手脚不停地忙了一个通宵，累得筋疲力尽。早晨七点钟，一个长着胖圆脸、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保尔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他。

这个男孩一看，什么都已经弄妥了，茶炉也烧开了，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斜着白不吡咧的眼睛看了看保尔，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喂，你这个饭桶，明天早上准六点半来接班。”

“干吗六点半？”保尔问。“不是七点换班吗？”

“谁乐意七点，谁就七点好了，你得六点半来。要是再罗嗦，我立马叫你脑瓜上长个大疙瘩。你这小子也不寻思寻思，才来就摆臭架子。”

那些刚交了班的女工都挺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态度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本来想狠狠揍他一顿，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才忍住了。他铁青着脸说：“你老实点，别吓唬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明天我就七点半来，要说打架，我可不在乎你，你想试试，那就请吧！”

对手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

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有点不知所措了。

“好，咱们走着瞧吧。”他含糊地说。

头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用诚实

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的人。现在他也工作了，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

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

保尔家的小房子很快就要到了。瞧，就在眼前了，列辛斯基庄园的后身就是。

“妈大概起来了，我呢，才下工回家。”保尔想到这里，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加快了脚步。“学校把我赶出来，倒也不坏，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甫不会让你安生，现在我真想吐他一脸唾沫。”保尔这样思量着，已经到了家门口。他推开小院门的时候，又想起来：“对，还有那个黄毛小子，一定得对准他的狗脸狠揍一顿。要不是怕给撵出来，我恨不得立时就揍他。早晚要叫他尝尝我拳头的厉害。”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一看见儿子回来，就慌忙问他：“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有什么事要关照他一下，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从敞开的窗户里，他看到了阿尔焦姆哥哥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忐忑不安地问。

“昨天回来的，这回留在家里不走了，就在机车库干活。”

保尔迟疑不决地打开了房门。

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背朝着保尔。他扭过头来，看着弟弟，又黑又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啊，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好，你可真行！”

保尔预感到，哥哥回家后的这场谈话，对他准没个好。

“阿尔焦姆已经都知道了。”保尔心里想。“这回说不定要挨骂，也许要挨一顿揍。”

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

但是，阿尔焦姆并没有打他的意思。他坐在凳子上，两只胳膊支着桌子，目不转睛地望着保尔，说不清是嘲弄还是蔑视。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各门学问都学到手了，现在倒起脏水来了？”阿尔焦姆说。

保尔两眼盯着一块破地板，专心地琢磨着一个冒出来的钉子头。可是阿尔焦姆却从桌旁站起来，到厨房去了。

“看样子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详细询问了保尔班上发生的事情。

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你现在就这样胡闹，往后怎么得了啊。”母亲伤心地说。

“唉，可拿他怎么办呢？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呢？我的上帝，这孩子多叫我操心哪！”母亲诉苦说。

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对保尔说：“好吧，弟弟。过去的事就算了，往后你可得小心，干活别耍花招，该干的都干好；要是再从那儿给撵出来，我就要你的好看，叫你脱一层皮。这点你要记住。妈已经够操心的了。你这个鬼东西，到哪儿都惹事，到哪儿都得闯点祸。现在该闹够了吧。等你干上一年，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老是给人倒脏水，能有什么出息？还是得学一门手艺。现在你年纪还小，再过一年我求人看，机车库也许能收你。我已经转到这儿来了，往后就在这儿干活。妈再也不去伺候人了。见到什么样的混蛋都弯腰，也弯够了。可是保尔，你自己得争气，要好好做人。”

他站起来，挺直高大的身躯，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上，然后关照母亲说：“我出去个把钟头，办点事。”说完，一弯腰，跨出了房门。他走到院子里，从窗前经过的时候，又说：“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食堂昼夜不停地营业。

有六条铁路通到这个枢纽站。车站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夜里，在两班火车的间隙，才能安静两三个钟头。这个车站上有几百列军车从各地开来，然后又开到各地去。有的从前线开来，有的开到前线去。从前线运来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兵，送到前线去的是大批穿一色灰大衣的新兵。

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这两年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刷间。在地下室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繁忙，干活的有二十多个人。十个堂倌从餐室到厨房穿梭般地来回奔忙着。

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长到十个卢布。两年来他长高了，身体也结实了。这期间，他经受了許多苦难。在厨房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那个有权势的厨子不喜欢这个犟孩子，常常给他几个耳光。他生怕保尔突然捅他一刀，所以干脆把他撵回了洗刷间。要不是因为保尔干起活来有用不完的力气，他们早就把他赶走了。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从来不知道疲劳。

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脚不沾地地跑来跑去，一会儿端着托盘，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下到厨房去，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来。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室消停下来时，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大赌特赌，打起“二十一点”和“九点”来。保尔不止一次看见赌台上堆着一沓沓钞票。他们有这么多钱，保尔并不感到惊讶。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当一天一宿班，能捞到三四十个卢布的外快，收一次小费就是一个卢布、半个卢布的。有了钱就大喝大赌。保尔非常憎恶他们。

“这帮该死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这样的头等钳工，一个月才挣四十八个卢布，我才挣十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宿就捞这么多钱，凭什么？也就是把菜端上去，把空盘子撤下来。有了钱就喝尽赌光。”

保尔认为，他们跟那些老板是一路货，都是他的冤家对头。“这帮下流坯，别看他们在这儿低三下四地伺候人，他们的老婆孩子在城里却像有钱人一样摆阔气。”

他们常常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带来，有时也把养得滚圆的老婆领来。“他们的钱大概比他们伺候的老爷还要多。”

保尔这样想。他对夜间在厨房的角落和食堂的仓库里发生的事情也不大惊小怪。保尔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洗家什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食堂里每个有权有势的人，她们在这里是干不长远的。

保尔向生活的深处，向生活的底层看去，他追求一切新事物，渴望打开一个新天地，可是朝他扑面而来的，却是霉烂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气。

阿尔焦姆想把弟弟安置到机车库去当学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那里不收未满十五岁的少年。保尔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摆脱这个地方，机车库那座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吸引着他。

他时常到阿尔焦姆那里去，跟着他检查车辆，尽力帮他干点活。

弗罗霞离开食堂以后，保尔就更加感到烦闷了。

这个爱笑的、快乐的姑娘已经不在这里了，保尔这才更深地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深厚。现在呢，早晨一走进洗刷间，听到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们的争吵叫骂，他就会产生一种空虚和孤独的感觉。

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蹲在打开的炉门前，往炉膛里添劈柴；他眯起眼睛，瞧着炉膛里的火。炉火烤得他暖烘烘的，挺舒服。洗刷间就剩他一个人了。

他的思绪不知不觉地回到不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上来，他想起了弗罗霞。那时的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个星期六。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顺着楼梯下厨房去。在转弯的地方，他好奇地爬上柴堆，想看一看储藏室，因为人们通常聚在那里赌钱。

那里赌得正起劲，扎利瓦诺夫坐庄，他兴奋得满脸通红。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保尔回过头，看见堂倌普罗霍尔从上边走下来。保尔连忙躲到楼梯下面，等他走过去。楼梯下面黑洞洞的，普罗霍尔看不见他。

普罗霍尔转了个弯，朝下面走去，保尔看见了他的宽肩膀和大脑袋。

正在这时候，又有人从上面轻轻地快步跑下来，保尔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普罗霍尔，你等一下。”

普罗霍尔站住了，掉头朝上面看了一眼。

“什么事？”他咕哝了一句。

有人顺着楼梯走了下来，保尔认出是弗罗霞。

她拉住堂倌的袖子，压低声音，结结巴巴地说：“普罗霍尔，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然挣脱胳膊，恶狠狠地说：“什么？钱？难道我没给你吗？”

“可是人家给你的是三百个卢布啊。”弗罗霞抑制不住自己，几乎要放声大哭了。

“你说什么，三百个卢布？”普罗霍尔挖苦她说。“怎么，你想都要？好小姐，一个洗家什的女人，值那么多钱吗？照我看，给你五十个卢布就不少了。你想想，你有多走运吧！就是那些年轻太太，比你干净得多，又有文化，还拿不到这么多钱呢。陪着睡一夜，就挣五十个卢布，你得谢天谢地。哪儿有那么多傻瓜。行了，我再给你添一二十个卢布就算了事。只要你放聪明点，往后挣钱的机会有的，我给你拉主顾。”

普罗霍尔说完最后一句话，转身到厨房去了。

“你这个流氓，坏蛋！”弗罗霞追着他骂了两句，接着便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起来。

保尔站在楼梯下面的暗处，听了这场谈话，又看到弗罗霞浑身颤抖，把头往柴堆上撞，他心头的滋味真是不可名状。

保尔没有露面，没有做声，只是猛然一把死死抓住楼梯的铁栏杆，脑子里轰的一声掠过一清晰而明确的想法：“连她也给出卖了，这帮该死的家伙。唉，弗罗霞，弗罗霞……”

保尔心里对普罗霍尔的仇恨更深更强了，他憎恶和仇视周围的一切。“唉，我要是个大力士，一定揍死这个无赖！我怎么不像阿尔焦姆那样大、那样壮呢？”

炉膛里的火时起时落，火苗抖动着，聚在一起，卷成了一条长长的蓝色火舌；保尔觉得，好像有一个人在讥笑他，嘲弄他，朝他吐舌头。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炉子里不时发出的哗剥声和水龙头均匀的滴水声。

克利姆卡把最后一只擦得锃亮的平底锅放到架子上之后，擦着手。厨房里已经没有别人了。值班的厨师和打下手的女工们都在更衣室里睡了。夜里，厨房可以安静三个小时。

这个时候，克利姆卡总是跑上来跟保尔一起消磨时间。厨房里的这个小徒弟跟黑眼睛的小烧水工很要好。克利姆卡一上来，就看见保尔蹲在打开的炉门前面。保尔也在墙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头发蓬松的人影，他头也不回地说：“坐下吧，克利姆卡。”

厨房的小徒弟爬上劈柴堆，躺了下来。他看了看坐在那里闷声不响的保尔，笑着说：“你怎么啦？对火作法吗？”

保尔好不容易才把目光从火苗上移开。现在这一对闪亮的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克利姆卡。克利姆卡从他的眼神里看见了一种无言的悲哀。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伙伴这种忧郁的神情。

“保尔，今天你有点古怪……”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保尔：“你碰到什么事了？”

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身旁。

“没什么，”他闷声闷气地回答。“我在这儿呆着很不痛快。”他把放在膝上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

“你今天是怎么了？”克利姆卡用胳膊支起身子，接着问。

“你问我今天怎么了？我从到这儿来干活的那天起，就一直不怎的。你看看，这儿是个什么地方！咱们像骆驼一样干活，可得到的报答呢，是谁高兴谁就赏你几个嘴巴子，连一个护着你的人都没有。老板雇咱们，是要咱们给他干活，可是随便哪一个都有权揍你，只要他有劲。就算你有分身法，也不能一下子把人人都伺候到。一个伺候不到，就得挨揍。你就是拼命干，该做的都做得好好的，谁也挑不出毛病，你就是哪儿叫哪儿到，忙得脚打后脑勺，也总有伺候不到的时候，那又是一顿耳刮子……”

克利姆卡吃了一惊，赶紧打断他的话头：“你别这么大声嚷嚷，说不定有人过来，会听见的。”

保尔抽身站了起来。

“听见就听见，反正我是要离开这儿的。到铁路上扫雪也比在这儿强，这儿是什么地方……是地狱，这帮家伙除了骗子还是骗子。他们都有的是钱，咱们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畜生。对姑娘们，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要是哪个长得漂亮一点，又不肯服服帖帖，马上就会给赶出去。她们能躲到哪儿去？她们都是些难民，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她们总得填饱肚子，这儿好歹有口饭吃。为了不挨饿，只好任人家摆布。”

保尔讲起这些事情，是那样愤愤不平，克利姆卡真担心别人会听到他们的谈话，急忙站起来把通向厨房的门关好，可是保尔还是只管倾吐他那满腔的积愤。

“拿你来说吧，克利姆卡，人家打你，你总是不吭声。你为什么不开声呢？”

保尔坐到桌旁的凳子上，疲倦地用手托着头。克利姆卡往炉子里添了些劈柴，也在桌旁坐下。

“今天咱们还读不读书啦？”他问保尔。

“没书读了，”保尔回答。“书亭没开门。”

“怎么，难道书亭今天休息？”克利姆卡惊讶地问。

“卖书的给宪兵抓走了，还搜走了一些什么东西。”保尔回答。

“为什么抓他？”

“听说是因为搞政治。”

克利姆卡莫名其妙地瞧了保尔一眼。

“政治是什么呀？”

保尔耸了耸肩膀，说：“鬼才知道！听说，谁要是反对沙皇，这就叫政治。”

克利姆卡吓得打了个冷战。

“难道还有这样的人？”

“不知道。”保尔回答。

洗刷间的门开了，睡眼惺忪的格拉莎走了进来。

“你们怎么不睡觉呢，孩子们？趁火车没来，还可以睡上一个钟头。去睡吧，保尔，我替你看一会儿水锅。”

保尔没有想到，他这样快就离开了食堂，离开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外。

这是一月的一个严寒的日子，保尔干完自己的一班，准备回家了，但是接班的人没有来。保尔到老板娘那里去，说他要回家，老板娘却不放他走。他虽然已经很累，还是不得不下班，连班再干一天一宿。到了夜里，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可是没有水，看来是水塔没有放水。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不想实在支持不住，一下就睡着了。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八年级必读书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1533.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